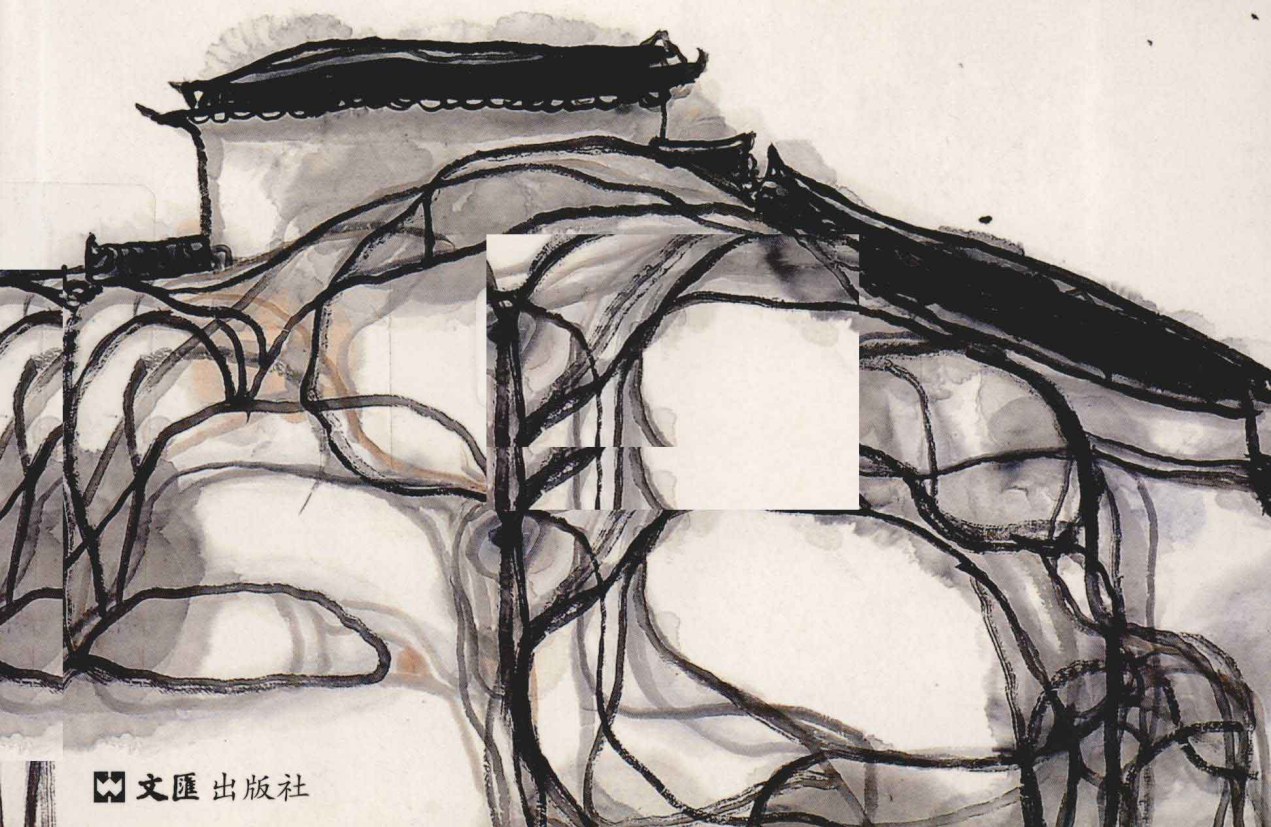


我看着 你的美丽与忧愁

孟昌明 著



我
看着
你的美丽与忧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看着你的美丽与忧愁 / 孟昌明著. —上海：文
汇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496-0150-9

I. ①我… II. ①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5132号

我看着你的美丽与忧愁

著作权人 / 孟昌明

责任编辑 / 熊 勇

特约编辑 / 杨义侠

装帧设计 / 周 丹

出版发行 / **文汇**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160千

印 张 / 17.5

印 数 / 1—5000

ISBN 978-7-5496-0150-9

定 价 / 29.00元

自序

我真正懂得和喜爱用中文写作，去诉说和表达认知、情感，是在我定居美国十年之后。

拉拉杂杂地写着，欲罢不能。

生活环境的改变让我对产生汉字的华夏土地有一种客观的距离，而我又固执地相信，审美往往由于距离而产生，而存在，距离会让人对自己由于熟悉、方便而产生的自以为是“绝活”的习惯重新换位思考，会让人对约定俗成的诸如历史、哲学、传统、善良与丑恶、好人和坏人的判断重新加以反省；距离也会让任何一个文化范式（包括文字）的真正端倪清晰地显现其优势和劣质。我不相信任何一种文体或者文字表达的方式会完美得天衣无缝，情感因素未尝不是如此？瑕疵有时候让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十全十美光滑滑的事物更加意味深长。

我在异国他乡清明的月光下的思索和表达，就有着这样和那样的瑕疵，这样和那样的曲折迂回、花明柳暗、意味深长，多少有点像约瑟夫·布罗斯基“在一个清冷的黎明向我远方的白桦树林道一声早安”那样的情感——由于距离，诗人明白了诗歌中停顿的停顿和休止符中的休止符——一个更加宽宏的审美空间在深蓝色的诗行中出落得简洁、单纯、典雅和丰沛。

文字，正是在这样的空泛而高贵的抽象空间中彰显出人类自己也会望而生畏的密度和指向。

这看不见的精神密度在托尔斯泰悲天悯人的文字中俯拾皆是，在爱尔兰的绅士乔伊斯那里就更加繁复而扎实，在普鲁斯特、西蒙、杜拉斯那里

就彻底改变了文字的传统属性而有了崭新的生命，美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或透明清丽或荡气回肠，文字中渗透出来的精神源流已经远远超越文字本身的价值，如此那般地让人叹为观止。

我沉醉并受惠于西方大师们思想的熏陶和洗礼，同样，我也深深喜爱李、杜、韩、柳、元人杂剧与明代公安、竟陵的小品，喜欢《史记》和《金瓶梅》，《史记》冷静而浪漫的呼吸中有一种凛然清炯的浩气，《金瓶梅》在世俗底层家长里短的审美习俗中歇斯底里地拉起来生命欲望那自由欢快的旗帜……

近代的郁达夫和胡兰成让我由衷地欣赏和喜欢，前者把文字弄得放浪不羁而没了半点儒家惯常端着的架子；胡兰成则以其过人的聪慧和敏锐的审美直觉将“五四”以来的文字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它们在与文明史碰撞的过程中迸发出耀眼的光焰。

一位思想家说过，文字用斧头也砍之不去，我铭记在心，“其歌有思、其哭有怀”的中文写作也给我一个沟渠和管道，让我畅快地叙述着我在绘画的世界里面不能畅快表达的、对人对事的一些不吐不快的感觉与思索，让我对我所敬重的师长、楷模做私下里由衷的致敬。这本《我看着你的美丽与忧愁》，同样也越不过或是不想越过这个沟渠边边沿沿的制约，让我在生活正统的帷幕掩盖之下的思绪信马由缰走一走西口爬一爬高坡吼一吼歌谣——同时，它也像一面镜子，让我的一些想法、看法在短暂的人生时段中定格。

是为序。

孟昌明

2010年12月21日于美国旧金山

目 录

自 序

读碑帖 / 001

画鱼者说 / 007

袖手旁观 / 010

——我和书法的点点滴滴

于是，他说 / 014

——关于美学的断想

《广陵散》不绝 / 027

古道·西风·瘦马 / 047

——杰克梅第雕塑随想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 060

——关于八大

用团块思索 / 070

——罗丹

女神，你要像人那样微笑！ / 074

——波提且利

我看着你的美丽与忧愁 / 077

——埃贡·习勒

安乐的椅子 / 081

——马蒂斯

塞尚那低沉的声音 / 084

色彩是一首歌 / 087

——雷诺阿

风景在远方 / 092

——高更

喝茶 / 097

逛书店及其它 / 102

头发 / 106

眼睛 / 115

远方的钟声 / 122

——陈道龙诗歌读后

老师虞山 / 131

关于董欣宾 / 134

致友人 / 146

——也说我的《群星闪烁的法兰西》

文人罗勃特 / 153

苏北的风花雪月 / 159

梦里不知身是客 / 170

北京的味 / 173

台北·酸雨 / 176

扶桑正是秋光好 / 184

——日本随笔

扶桑正是秋光好 / 184

卖画日本 / 186

名古屋的凡人小事 / 189

一个穿制服的姑娘 / 189

八十五岁的登喜代老人 / 190

加纳美佐子 / 191

山中百合 / 191

大阪小拾 / 194

短笛无腔信口吹 / 199

——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12 章

1 冬至·听戏·画画·品茶 / 199

2 种树养花中的闲情逸致 / 200

3 一个百无聊赖的周日 / 201

4 钓鱼 / 204

5 再见，荷花 / 206

6 又一个百无聊赖的周日 / 207

7 老马的诱惑 / 210

8 私藏旧画 / 212

9 静观——苏北偶拾 / 214

- 10 美是一种冒险 / 215
- 11 深秋札记 / 217
- 12 又是一场席终人散…… / 221

梦到天涯即是家乡 / 227

——我的水墨荷花长卷

有关写书的鸡零狗碎（代跋） / 261

读碑帖

闲时，我喜欢喝一杯酽茶，读字帖，读北碑、南帖。

读，是默读，是揣摩，是心领神会的那种读法。对书法家而言，临帖是技术层次上的练习与修正，而读帖便多少有些形而上学的意思——如果说临写碑帖是打磨硬功夫，读则是造就“软性能”，是开眼界，拓胸襟，培养书家的风范气质与审美的诸般见识。

阳春三月，风习习，落座于花园一角，拥四围盎然的红绿——鸟儿且让它欢叫，蜂蝶让它浪——这时节读读王羲之的《兰亭序》帖是最适宜不过，友人送过我一册荣宝斋五十年前用素白的宣纸印的、普蓝色封面、白棉线装订的《兰亭序》，便常常让我在这个时刻满足。王先生一千多年前写下的文字，萧萧朗朗的有一股鲜活，有一种雅气、逸气或者是仙气，字里行间所蕴涵的神采风情，暗暗展示的不就是六朝人那番儒雅风流的心性？晴朗的暖春，四十几位贤客雅集，有崇山峻岭，有修竹茂林，还有清流潺潺，喝一盏酒，品一壶茶，咏一首诗——无须丝竹管弦的排场，畅叙心底悠悠的情致，于是，一个恍惚，好文章出世了，好书法出世了。

《兰亭序》帖子的字真好，好得让你无法加上一个点划、改变一个字形或者结构，后世的文人书家，聪明人我想是不会去临写的。唐朝的人固然可以将《兰亭序》临到乱真——那也不过是硬件范畴的“真”，东施还是东施，效颦仍是效颦，所谓“绝唱”大概就是后人无法企及吧——时间、地理、人文，但凡浓缩了这些因素的事物，一旦形成一个完美的范式，试

图改变就会成为一种徒劳。龙井新茶加虎跑泉水，用老宜兴紫砂壶沏；安徽泾县的特净皮，宣城的长锋羊毫，黄山松烟宿墨所造就的黄宾虹山水画的点线、章法，墨色水气，风声雨意，“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里天地宽”已然是个系统；听梅派戏的老戏迷们，不看的，眼一迷糊，听，微微击掌，点脚跟，晃脑袋——随着京胡、京二胡、月琴，那么几件数得过来的伴奏乐器，可你将梅派戏的唱腔随便动动，他们准不干——范式的尊严，便是一个受过检验的真理的绝对与崇高。

——王羲之的《兰亭序》便充分具备了这样的绝对与崇高。那时那刻，好像有神仙助着的一臂之力，云云雾雾地写下了千古的绝唱，事过之后，王羲之又用心费神重写了十几遍，却无法找到于那个时刻、在那个空间所把握着的那么一种下意识的心劲儿，重复便成了浪费，成了累赘了。王羲之传世的作品不少，《快雪时晴帖》悠闲野逸，《十七帖》欢畅神游，还有《姨母帖》、《初月帖》，看看都好，好中又多多少少有些说不出的不足，这不都是因为《兰亭序》？会稽那山，分明“质优而趣美”。这有生命的灵趣之质，造就了王羲之《兰亭序》千古不朽的神色气韵——有学者曾告诉过我，《兰亭序》帖中的二十几个“之”字造型各异，没有一个雷同，我从没有留心在意，在这些“之”字的点划中寻迹，每每张开字帖，我会为通篇的流彩所感动，说惊艳其实是不为过的，只是《兰亭》之艳，是那份不加粉饰的天然丽质，是清水芙蓉、老莆秋容的“丽”，因而，便更持衡，更长久不衰。

就字帖中字迹本身而言，《兰亭序》简洁明了，王羲之摸到了深入浅出的妙门，这看似简单的呈现背后，王羲之对书法的各家各派是烂熟于心的，他“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然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精研体势，则无所不工……若养由之术，百发百中，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风靡云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



《兰亭序》非用心默读便体会不得其中儒雅风逸的高妙——唐代有位皇帝，爱《兰亭序》帖子成瘾成癖，据说，临死之际将王亲手书写的那一册带入棺中，相卧相眠。我忽然想到，这个皇上，在处理繁杂的奏折之后，莫非也于青灯之下细心读过《兰亭序》？

除了王羲之《兰亭序》外，我更喜欢的还是读北碑，读古籀甲骨、碑版刻石，碑相对于帖，少了文人、士大夫的造作，多的是奇崛、天然的本色。

我九岁时，见过清道人李瑞清临写的大篆《散氏盘》，帖子是民国年间用宣纸印的。纸已经暗暗发黄，但一字不缺。少年时代学写字，每日要写四十几个大楷，因此，会常常对着练字的大石片发呆。我有时实在写不完，便用水将石头表面抹一遍，作写完的假象——把颜真卿、柳公权的程序压在一个孩子身上是不公平的，以至于时至今日，我教学生，特别是孩子写书法时，总想避开惯常的“永”字八法而直取篆隶，一来培养孩子的兴趣，二则让孩子童心的天真和书法艺术的真谛交流——那本《散氏盘》，就成了我九岁时练书法的模板了，我依葫芦画瓢，反反复复临写了十几个春秋，借此，多多少少懂得吴昌硕绘画凝重浑朴的金石气息和康有为书法古莽铿锵的来源。在稍稍长大，接触西方现代艺术时，我不由得对《散氏盘》那造型高古的字形恍然大悟，这些我并没有全部认识的“字”，其实就是一个审美的系统，是一个个抽象的节律，字的文学价值已然不重要——我我喜欢那斜斜舞动的文字，想不出那活的、如舞蹈般的字形，在青铜铸的盘子上面会是个什么真面目——许多年后，我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第一次看到这个自己练了那么多年的《散氏盘》，心里是怀着一股朝圣的感情的。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也想不通，盘子居然那么小，造型是那么精致、隽永。

比起真的盘，帖子已经是经过再创造了的——书家在临摹时分明带了许多主观先行的审美品位。后来，有位教我画画的老师，见到这本《散氏盘》帖，爱不释手，借去，以长锋羊毫临写了两遍，同学之间，更是传阅，

临摹，不亦乐乎。当时还没有听说过复印机，一种与天下同好共享奇珍的念头，使得我将这本藏了、写了很多年的《散氏盘》交给一家出版社，以期刊发行世，以造福学书的朋友——至今，我还能记得那本泛黄的宣纸本，每个字的边上，工工整整地加了今注，精彩处，更以朱砂圈点过——然而这本带我真正领悟书法内在风流与哲学属性的帖子，最终在那家出版社泥牛入海没了消息，我多次催问过，编辑们支支吾吾，几个人之间推来推去，有说从未见过，有说是遗失了，也有说一位编辑自己拿走，在移民日本时，带走了——这本帖子和我十几年的情谊与缘分竟结束得如此没有道理却又奈何不了谁。

这以后，我也曾经买到过日本和中国出的许多不同版式的《散氏盘》，精美的装潢自不必说，但我找不到那古色古香的滋味，乃至，我在读帖时也常常略过不读——《散氏盘》总会勾起我那些个多少有些酸涩的往事。

字写久了，帖读多了，往往会给自己在书法甚至在整个艺术范畴的、许多看不见的营养。有《散氏盘》引路，渐渐地，《毛公鼎》、《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龙门二十品》，还有《泰山金刚经》，用心，用神，二爨、张迁、郑文公、张黑女，让我领会剑走偏锋的凌厉，《金刚经》给我的便是一个宽宏博大、雍容沉着的北方气象，那尺余方圆的大字，走的分明是内家拳术，不卑不亢，又招招见力——我大概先后买过不下十套《金刚经》帖，自己写，自己读，还有送好朋友——甚至不写书法的朋友，我喜欢极了的东西总以为别人也会喜欢或者也应该拥有。当然还去过好几次泰山，手抚着那满山坡铺陈开去的大字，听流水说那远去的风流。

纸上的《泰山金刚经》终究没有蓝天下面、凿在花岗岩上的《金刚经》来得见骨见肉，大字分明带着泰山的元气，带着齐鲁地理、人文的诸种因素，我也就慢慢省悟了，出秦琼、出武松，出水浒好汉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土地上，也出现过孔子、孟子，出现过颜真卿、蒲松龄。

好帖，像静静的水；好碑，就像酩酊的茶，像浓浓的酒。水是清的，



便可以给人恬淡，让人心平气和；酹茶可是会让人神经兴奋，成晚睡不着觉的，酒，如果是经年的陈酿，当然，会让人的血热起来——帖和碑，分明有情感、有性格，书法家若读不懂这内里的高妙，是断断领会不到书法那生命的速度和美学的高度的。

读碑，读帖，久而久之，便会读出许多“余味”，对不同时期的书法典范作品的涉猎，便会引发我对那些时代的社会政治、人文风尚及审美的习俗加以认识 and 关注。除了约定俗成的名碑、名帖外，许多名不见经传的旁门之石，也会让我喜欢。青铜器的铭文，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的线条、符号，竹简、木简、瓦当、封泥、元押，六朝那些和文人士大夫审美背道而驰的墓志，那些没有作者姓名的字真好，好得不俗，好得没有文人雅士无病呻吟的习气，好得嬉笑怒骂之中都有文章、都不失天真朴实，好得粗头乱服的背后还张示着钟秀、表达着风流的性情。我有时读着、读着，不免叹服：当人真正放下陈规，去用心做真诚的阐述，便是好文章，便是好画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春风不度玉门关”，“风吹草低见牛羊”其实都是真切的实话，唯有真切，才能美得平实，才能千古不绝地传唱。奴隶刻石，市井文章，所传达的生命情感愈是发自本体的心源，便愈会深入客体的心源，艺术文化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有趣的是，读碑读帖，带不得先人为主的“见解”，主观往往会使你“上当”。地理对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读碑、读帖的过程中，你还是要接受碑帖仅仅作“碑帖”这样一个事实的前提下，认认真真，细细品读、思索——云南的《爨宝子》、《爨龙颜》，不会让我有任何有关“云之南”如此那般的诗情画意，字里行间的铿锵里，我会觉得是一股西风古道、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的绿林汉子们吹的“胡哨”，刺耳声里有三分匪气，三分杀气，还有三分江湖上的仗义之气，这股气在山林阔野，便有豪壮，便有血性——但进不得有丫鬟书僮研墨的、江南秀才的书房；而敦煌出土的汉代木简，倒有几分南国的野逸清洒——“古道西风瘦马”，一样可以在

大青树下演绎。

康有为先生在其著名的研究“碑学”的著作《广艺舟双楫》里一笔带过的《开通褒斜道刻石》，诞生于东汉永平年间陕西一个小小的县城褒城；再一查，同样出自东汉、极具风流的《石门颂》也在该县；还有，被康有为在同一本书里誉为“体态飞逸，不食人间烟火，书中之仙品”的另一个北魏刻石《石门铭》，也是褒城的摩崖石刻。区区一县，居然有这么大的古文化密度，拥有这许多世界级别的灿烂，艺术还需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各路英雄豪杰加入“WTO”之后和世界“接轨”么？有轨可接么？要先削好脚再穿靴子么？

两三年前，几位中国现代艺术的批评家、几个洋汉学家，在美国、加拿大不顾血本，弄了一个中国现代艺术的野台子戏，中国绘画艺术的伴奏者们拉起过门，生、旦、净、末、丑们，粉墨登场，为西学统治的艺术文化舞台上那些为中国现代艺术家举得分牌子的洋裁判，还有假洋裁判们，唱堂会——堂会有招牌，叫“INSIDEOUT”。其中，两位在世界范围极为活跃的美籍华裔画家做的装置作品，都和书法有关，一个通篇全部是错字，无中生有的字，缺胳膊少腿像近亲杂交而又没爹没娘的孩子；另一个，字是篆书，像秦相李斯的小篆，一排排挂在博物馆像染布作坊的布匹，也像“文革”中的大字报。走近一端详，天机露出来了，书法是女人的毛发做的，大约是从十几个国家的女人身上收集的、不同颜色的毛发。我无从知晓，一个艺术家是怎样背着干粮，跋山涉水，找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女人要毛、要发的。我想这两位早已冲出亚洲、飞向世界的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用碑帖中的书法来做自己的作品，但他们一定没有用心、用谦和平静的心情与态度，去读碑，去读帖——至少，他们没有真正读懂。

（刊于2003年《光明日报》）



画鱼者说

旧金山借着太平洋的灵气，四季如春，风和日丽，但必须除却那让人讨厌的雨季——“圣婴”一到，会下个几天几夜不停，高速公路上，即便是白天，也要开大灯，黑糊糊的一片睁着大眼睛您自己小心认路吧！车一辆辆跟着爬，我忽然想到，要是车都变成鱼，在这水汪汪的路上游到办公室、游到家，多好！

描述这雨季人的心情，对我来说，最恰当的莫过一字，曰：“烦”。

为解这“烦”，鬼使神差地，我买了两条长着长尾巴，身躯上满是美丽如七月巧云般纹样的热带鱼，心里琢磨着，有清水一缸，闲鱼两尾，或近观或远视，有声有色不亦乐乎，算得上在美国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消遣？不料，有养观赏鱼挺精的朋友，见我买鱼食，换水，摆弄得起劲时，告诉我，这俩鱼，寿数七日。我不信，每天水换得更勤，食喂得更多，自己琢磨怎么着我也要让这俩鱼活到第八日。第六日晚上，两条鱼在缸里像芭蕾舞中那些小天鹅一般，挺欢实，还抢食。次日凌晨，我早早起来，一瞥，一对鱼翻起俩灰白肚子，尾巴垂着还是挺显长，硬硬的——鱼死了。我一面感叹朋友神算，一面将鱼捞起来，埋在园内花下做了有机肥料。

还是这位算鱼命的朋友，说我火气重，性格烈，养鱼赏花，修身，养性，安神，没准，还能给我一些画画的灵感——他送了我几尾极普通、好养，在店里买也不贵的红色小金鱼，说这是最容易养活、任你懂不懂只要勤换水就成的那种鱼。

而我养着养着，手痒痒，拿毛笔画起这红红的小鱼来。

事实上，我挺讨厌那些画国画的画家们画的鱼，白白的宣纸上，画那些有富贵发财寓意的赤鲤鱼，十有九，难逃一个俗字，尤其怕见那将鱼眼睛仁描得漆黑鳞片一层层画得极仔细的鱼——除了制作的精细还有布局及条数的讲究，非此，便不够吉祥似的，即便是画金鱼画得挺好的虚谷和尚，那颤抖抖的笔触我无话可说，而金鱼的“形”却把老和尚那创造的欲望给框了起来。倒是比他稍早的、当过道士的八大山人，那鱼画得好，眼翻着有些无奈，神叨叨的，好到让我常常觉得那不是鱼，那是八大流着眼泪的自画像……

画家找准一个要画的“对象”，如悲鸿画马，白石画虾，黄胄画毛驴，李可染画水牛，还有画袋鼠画熊猫画老虎画猫头鹰的，实在幸福，就像自己的子女，从眉眼中你可以知道谁是孩子们的爹。画家有绝活，有随类赋彩的“类”，有应物相形的“形”，多好！对类对形，齐白石悟性最高，那游荡着的虾，怕是老人家在画自己吧——起码是在画自己无拘无束、风流欢畅的心境。

古时，有人说过，“大象无形”，我便觉得这应该是我画小鱼的一个准则。这些纵横涂抹的鱼们，往往是我在画大幅抽象作品，藉以解决个人对自然、对宇宙认知的一些疑问之余信手为之，一来聊写心中偶然浮现的美感意识，二则也是在作构成上的“经营位置”，为抽象的形式找心里或是感觉上的“准确”，这是一份潜意识的、形而上范畴的“合谐”——问题于是来了，在日本名古屋的一次我个人画展上，一个观众说我画的鱼没眼睛，我一听，惨了，如果我给鱼画了眼睛，没准她还要鱼鼻子、鱼嘴巴什么的不成？我当时回答得也算从容不迫：这鱼，当然不能拿回家做生鱼片……

这没有眼睛、没有嘴巴的鱼，让我画得上瘾，白煞煞一派辽阔背景，一条、两条、八条、七十二条，红的鱼、黑的鱼，我好像在自己的方阵上

